

波

蘭

的

煩

惱

尹慶耀

熱愛祖國的波蘭人，國家長久受着分割；熱愛自由的波蘭人，自由長久受着壓抑。戈基卡以「民族主義」的罪名入獄，以「民族主義」的色彩復出。他曾開東歐「自主化」與「民主化」風氣之先，惟因經濟上、國防上擺脫不掉蘇俄的控制，終於落在「自主化」與「民主化」潮流之後。二十世紀的波蘭人，身受蘇俄與本國政權的雙重壓迫，和他們十八世紀的祖先有着同樣甚至更多的煩惱。

一 「祖先」的煩惱

波蘭位居於德俄兩大勢力之間，曾經四次遭受瓜分。一七七二年，俄、普、奧瓜分波蘭；一七九三年，俄、普第二次瓜分波蘭；一七九五年，俄、普、奧第三次瓜分波蘭。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希特勒進攻波蘭，十七日俄軍入波，二十八日德、俄外長里賓特羅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與莫洛托夫（V. M. Molotov）簽訂協定，俄德第四次瓜分波蘭。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蘇俄割佔了波蘭東部的一大塊土地。其界線是北起尼曼河（Neman R.），向南沿布格河（Bug R.）至蘇卡爾（Sokal），轉西南至桑河（San R.）。這條邊界大致與寇松線（Curzon Line）相似，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外相寇松（Lord Curzon）在一九二〇年巴黎和會中所擬訂的俄、波停火線，並不是一條政治疆界。蘇俄把那塊割佔來的土地，北部併入白俄羅斯，南部併入烏克蘭。這個區域裏有兩個軍事重鎮，一是布雷斯特（Brest），距華沙僅一八〇公里，是由莫斯科至華沙鐵路的重要城市，也是歷代西歐征俄的路線；一是羅夫（Lvov），原是波蘭東南交通樞紐，由此可以控制東南歐。

爲了補償波蘭的損失，在一九四五年七、八月間的波茨坦（Potsdam）會議中，蘇俄就堅持將以前德國靠近波蘭的部分地區劃歸波蘭。按第二次大

戰後，東普魯士（East Prussia）由布朗斯堡（Braunsberg 波蘭名 Branewo）向東至戈爾達普（Goldap）劃一條線，以南歸波蘭，以北歸蘇俄。蘇俄把那部分土地併入立陶宛，並將原來東普魯士首府哥尼斯堡（Konigsberg）改名加里寧格勒（Kaliningrad）。又把以前德國的但澤區（Danzig）劃歸波蘭，波蘭將它改名格但斯克（Gdansk）。以上構成現今波蘭的北疆。至於戰後波蘭的西疆，就以奧德河（Oder R. 波蘭名奧德拉河 Odra R.）下游及尼西河（Neisse R.）爲界，河東的土地併入波蘭，那包括西里西亞（Silesia）、布朗頓堡（Brandenburg）區河東之地，及波美拉尼亞（Pomerania）的大部分。

在波蘭佔據的前德領內的德國人，被全部逐回德國。而在蘇俄佔據的前波領內的波蘭人，又全部被迫遷往被驅逐的原德國人居住地。這樣一來，波蘭境內的民族，是比以前單純了些。惟寇松線以東失去的領土，原當波蘭領土的百分之四十。它雖然從德國獲得一些補償，但面積仍然減少了約五分之一。以資源論，蘇俄割佔的波蘭領土內，有波蘭石油資源的七七%，以及岩鹽資源（戰前埋藏量五九億噸）的差不多全部。另一方面，波蘭所佔自德國的西里西亞，其煤炭產量僅次於西德的魯爾（Ruhr）。此外，波蘭的工業區，大部集中於西南的西里西亞區，而造船業最盛的格但斯克、格地尼亞（Gdynia）、斯德丁（Stein），也都是得自德國。現今，波蘭無法從蘇俄手中收回東部領土，其得自德國的西部領土也不能放棄。然而所謂奧德——尼

西邊界線等等，只是波茨坦會議中關於領土方面的臨時決定，除了蘇俄和東德外，沒有任何國家承認。要保有這塊領土，就需要蘇俄的支持與保護，這真是波蘭的最大煩惱。

蘇俄從波蘭東部攫取了領土、資源，獲得了軍事重鎮，又在波蘭西部安排了一個使波蘭不得不依附蘇俄的局面。可是，波蘭人對西德固然心懷畏懼，但對蘇俄更恨之入骨。這份感情不自今日始，而是起源於波蘭人的「祖先」，因為他們的「祖先」從十八世紀以來，就和他們自己這一代，有着同樣的煩惱。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是波蘭詩聖米基維茨（Adam Bernard Mickiewicz 1798~1855）的逝世紀念日，他的一本反帝俄的話劇「祖先」，就於同日在華沙「人民」劇場上演。

「祖先」一劇作於一八三二年，原意為「祖先之夜」，是斯拉夫族追悼死者的一種異教儀式。但因其內容反俄色彩極濃，故又名「俄國之奴隸」。按原作者米基維茨本人，生前曾在帝俄的壓力下遭受逮捕、流放甚至被強制移居俄國，不過，他那波蘭人的本質，使他永遠不會屈服，在他的作品中，洋溢着民族主義的熱情。

這一個劇的上演，是對戈慕卡政權的一種諷刺，波蘭人尤其是知識份子和學生青年，對這個政權一味追隨蘇俄的政策頗為不滿，藉這個劇來譏嘲它是「俄國之奴隸」。因此，自該劇上演以來，場場爆滿。每當舞台上唸到「我們波蘭人爲了幾個盧布就把靈魂出賣了」，和「莫斯科送給我們的東西，只是笨驢、白癡和間諜」等台詞時，觀眾就一齊起立，鼓掌、頓足，騷然雷動，把劇場變成了反俄的宣傳會場。最後，由於蘇俄駐波大使阿里斯托夫（A. B. Aristov）的抗議，波共乃於今年一月三十日下令禁演。

上演的最後一夜終場後，約有學生三百餘人遊行抗議，當他們行抵米基維茨銅像前時，受到預伏在那裏的警察們的襲擊，雙方經過一場混鬥，學生五十人被捕。這是不足爲奇的，因爲他們的祖國——波蘭，也和米基維茨時代一樣，是「俄國之奴隸」，他們也就難免會有和他們的「祖先」一樣的遭遇。

二 知識份子的煩惱

三月八日，華沙大學學生約四千人，爲了要求因參加一月三十日遊行的

兩名學生免予開除，并抗議波蘭政權的暴力鎮壓政策，舉行遊行示威。示威馬上就波及到克拉科夫（Kraków）、盧布林（Lublin）、羅茲（Łódź）、波茲南（Poznań）及其他主要都市的大學。而波共毫不猶豫地動員警察、工人、軍隊等襲擊學生，展開市街戰似的武鬥。學生則對警察高呼「自由」、「民主」、「蓋世太保」。

三月十九日，戈慕卡對華沙共黨積極份子三千人講話，指稱華沙青年學生有很大一部份，被社會主義的敵對勢力所欺騙而走上歧路，敵對勢力在學生之間撒下了冒險的無政府主義和違法犯紀的種子。又說最近各項事件，乃由華沙大學內極少數科學研究者所引起。此外，他又對猶太人提出指責。從他這些話裏可以體察得出，他所注意的與其說是學生本身，勿寧說是學生背後的支持者。

學生背後的支持者，主要的是知識份子，尤其是作家協會。後者近年來一直對波共的文化政策不滿，對新聞檢查制度提出抗議。「祖先」事件發生後，波蘭作家協會的二三〇名作家，爲了抗議「祖先」的禁演及波共鎮壓學生，聯名請求作協華沙分會召開緊急大會。這次大會於二月二十九日舉行，經過十小時的激辯，通過決議，指責「祖先」一劇的禁演，對波共政權的文化政策尤其是新聞檢查，提出強烈抗議。表決時贊成者超過反對者百票之多，而且很多共產黨員都投下贊成票。因此，學生遊行時就有「我們要『祖先』！」「沒有自由不能研究！」「波蘭作家萬歲！」等口號。

關於猶太人問題，更相當複雜。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波蘭約有四百萬猶太人，其中很多已被納粹殘殺，戰後約有十萬人移居到以色列，現今在波蘭居住的大約有三萬人左右。在戰時，他們曾英勇地對德軍作戰。戰後，他們富有知識、技術和經驗的人，在波蘭各個領域內發生了很大的作用。其中一部分進入政府行政機構，佔據了相當重要的地位。波蘭原子能研究所所長是一位猶太系的哲學家，所員中八〇%爲猶太人，外交部司長級人物，猶太人佔半數以上。在三月風暴之後，他們就成爲主要的犧牲者。

這些猶太系的幹部，最感不滿的是去年六月中東動亂中，波蘭政權一味追隨蘇俄，支持阿拉伯而對以色列絕交。

從學潮開始之初起，波蘭各御用報紙即不斷抨擊「美帝國主義者」、「西德報復主義者」以及國際「猶太民族主義者」在背後唆使支持。三月十二

日，波共華沙市委第一書記約瑟夫·肯帕發表聲明，猛烈抨擊猶太人為學生運動的後台（他的前任斯塔尼斯拉夫·柯契沃克於去年夏，因反對譴責以色列而被免職）。十四日，波共「人民論壇報」（Trybuna Ludu）社論中說，最近事件的煽動者中，和猶太民族主義組織有聯繫的猶太青年，扮演著決定性的角色。

在前述三月十九日戈慕卡的演說中，他曾公然提出指責說：在中東戰爭的時候，猶太人希望支持以色列。我們的國門是為那些不願意作波蘭國民而希望前往以色列的人們敞開的，誰要想以以色列為祖國，我們隨時可給予出國簽證。戈慕卡不曾忘記補充說：我們強烈反對有反猶太主義的出現。可是，他在演說中指名攻擊的，却大半是猶太人。

據路透社四月二十日華沙電訊說，今年前三個月內，波共已開除了八千三百五十一名黨員，其中有六十餘名要人，包括部長、教授及工業管理人員，被解除職務且有些已開除黨籍。

在這些整肅中，被犧牲者有：國家會計檢查委員會副主席羅·薩姆布羅夫斯基（Roman Zambrowski）。他是現年五十九歲的猶太人，十六歲加入共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曾在蘇俄境內成立的波蘭第一軍政治部主任。被目為波共理論家之一。一九五六年時，他也是擁護戈慕卡復出的有力份子。一九六三年七月，他自動辭掉了政治局委員職務，一九六四年波共中委名單中，沒有了他的名字。現今因為他的兒子是學生示威運動的負責人之一，乃被戈慕卡政權免職。另一個知名之士是尤·卡茨—蘇希（Juliusz Katz Suchy），他曾任波蘭駐聯合國常任代表和駐印度大使，後來是華沙大學法學院外交系主任，他以學生示威「教唆人」的罪名，於三月下旬與另外五個教授被免職。而波共中委、科學院社會科學部主任佐爾凱夫斯基（Zolkiewski）的被免職，却連罪名都未宣布。此外，兩位核子科學家即核子研究所化學部副主任多布羅夫斯基及另一位博士沙諾維琪，也都被波共放逐。

右述的犧牲者，只是略為舉例，事實上猶太系的波共幹部、波蘭官吏、軍人、作家、大學教授中，已有多人被加上「反社會主義」「修正主義」的帽子加以整肅。波共指稱他們都和學生示威運動有關，且指波共中委、哲學、社會科學院院長斯恰夫（Adam Schaff），為學生運動的精神領導者。

現今波蘭各大學，都在共黨命令下從事改革。一方面要使研究、教授體

制合理化，其實就是把急進派學生較多的科系合併或廢止，例如華沙大學參加示威學生較多的經濟理論、經濟學、經濟分析、哲學、社會學、心理學等科系已被關閉，學生算做自動退學，要另提出入學申請，接受「資格審查」獲准才能復學，在示威運動中比較積極的學生，都被拒於門外，要被征召入伍或參加勞動，影響他的前途；另一方面要加強馬列主義的思想教育，要教授們加強對學生們的監視。

平心而論，波蘭學生的示威運動確曾受有知識份子的支持與鼓勵，他們想藉學生運動爭取到較多的「自由」。然而，由於波共政權的血腥鎮壓，使得學生與知識份子遭受大量犧牲，却換來了更多的不自由。

波蘭的「文化」週刊編輯、作家謝斯科是反對禁演「祖先」且支持學生示威的，然而他說：「再度掀起示威，只不過是增加犧牲者。現今，我不會說要學生起而行動」。他的話實際上道出了波蘭一般知識份子內心的煩惱。

三 對外政策的煩惱

在去年六月的中東動亂中，羅馬尼亞不肯盲目追隨蘇俄，依然與以色列維持貿易及友好關係，它的自主立場以及公然抗拒蘇俄的態度，刺激了波蘭的知識份子、學生青年甚至共黨中的猶裔幹部，使他們對波共政權的不滿越發增高。這也許是「祖先」一劇上演的背景。而今年一月底，「祖先」一劇就已禁演，到三月八日才爆發了如火如荼的學生示威運動，依時間來說，那也顯然是受了捷克「民主化」的影響與鼓勵。

正當學生示威運動高漲時，「人民論壇報」副總編輯帕勒茨基等人曾為文說：「捷克現今所作的，波蘭在一九五六年就已經作過了」。文章說捷克現今採取的措施如秘密投票制、擴大非共產主義政黨的任務及保障信教自由等等，波蘭在十二年前就已經採取過了。這意思是說波蘭乃是「民主化」的先進，用不着去羨慕後進的捷克。當然，這些話也并非完全虛構。

一九五六年二月俄共第二十次大會中，黑魯曉夫祕密演說發動反史，當時波共「人民論壇報」總編輯莫勞斯基（Morawsky）曾經在座，他回國後立即著論反史，在東歐是先行了一步。同年四月，關在牢裏的戈慕卡被釋出獄，同時釋放了三萬政治犯，另有七萬人減刑。六月二十八日波茲南工業中心工人暴動，要求改善生活，那種帶有反蘇色彩的行動，迅速波及全國。七

月十八至二十八日，波共二屆七中全會討論波茲南善後措施，決議起用戈慕卡。八月間，戈慕卡重新入黨。十月十九至二十一日，波共二屆八中全會，由當時波共第一書記愛·奧哈布(Edward Ochab)協助，恢復戈慕卡等人的中委資格，戈慕卡再度當選第一書記。

戈慕卡以反蘇及罷工事件為背景，受着當時黨內進步份子及一般知識份子的支持而重新當政，於是大事整肅史達林主義者，把當時任波共政治局委員、政府副總理兼國防部長的蘇俄元帥羅科索夫斯基(K. K. Rokossovsky)已於今年八月三日死亡)免職，同時，又允諾給予人民更多自由。

同年十月二十三日，匈共「人民自由報」(Nepszabadsag)轉載了戈慕卡在前述波共八中全會中的演說詞，引起布達佩斯學生同情波蘭的反俄示威遊行，於是匈牙利反抗暴革命就此爆發。

在東歐，當波蘭於一九五六年推行「自主化」與「民主化」時，捷克與羅馬尼亞還在史達林主義者統治下靜如死水。可是當這兩「化」運動在東歐日趨強烈的今日，波蘭却已遙遙落後，甚至走上相反的方向。因此，帕勒茨基等的文章不能夠服人，而波蘭學生示威的口號中，就有「捷克斯洛伐克萬歲！」「波蘭應有一個杜布西克(A. Dubček)！」等等。正是為此，波蘭對於捷克的「民主化」就不免仇視。

三月五日，捷克廢除了新聞檢查，報章雜誌、廣播電視，出現了大量「自由化」的言論，這一「民主化」的步驟，立即引起了波蘭學生要求自由的示威運動。因此，早在三月間，波蘭就驅逐過捷克的記者。四月四日，斯洛伐克青年報「斯美那」報導，波蘭邊境警備當局，拒絕捷克學生入境。四月半左右，布拉格傳出波蘭對入境的捷克報紙紙子沒收。可是，報紙雜誌可以沒收，廣播電視却無法防範。波共的御用報紙遂盡量詆毀捷共的「民主化」運動。例如五月十三日「人民論壇報」斥捷克「批評的自由」為「偽裝的資產階級思想之宣傳的自由」。然而，這種拙劣的宣傳，恐怕只能收到相反的效果。五月六日，波蘭對捷抗議，指責捷克新聞支持波蘭學生和知識份子的叛亂，對戈慕卡政權暴力鎮壓政策加以非難，波蘭認為那是干涉內政。對於波蘭的抗議，捷克遲遲不作答覆。捷共中央和政府對此加以檢討，認為捷克對於波蘭情勢的發展，不會有過可視為干涉內政的情勢發生。至於新聞廣播有過一些些批評的言論，那也說不上內政干涉。如此說來，捷克當局是認為

波蘭有些小題大作了。

波蘭不僅畏懼捷克的「民主化」，它也畏懼捷克的「自主化」。因為，如果捷克擺脫蘇俄的束縛，對西方實行「自主」外交，甚至步羅馬尼亞的後塵，與西德建立外交關係，那末波、捷、東德間去年三月結成的「鐵三角」即告崩潰，奧德——尼西的國境線就又失却一重保障。

如前所述，確保西部得自德國的領土，是關係到波蘭生死存亡的問題，為此它嫉視捷克的「自主化」，為此它也更需要依附蘇俄。

戈慕卡在前述三月十九日的演說中，公然聲言，不和蘇俄聯盟，則不能保衛波蘭的西部領土，不能與西德帝國主義對抗，不能作為一個獨立國家而存在。他這些話，只有蘇俄最表歡迎，三月二十二日，俄共「真理報」轉載了戈慕卡演說的全文，四月二十一日，蘇俄駐波大使阿里斯托夫出席「蘇波友好條約」成立二十三週年紀念會，他發表演說，支持波共對學生示威運動的處置。可是這些演說，在波蘭只會發生反效果，即在東歐集團內，也不會引起多少好感。

波蘭成了反捷克的急先鋒之一。三月二十三日，蘇俄及東歐共六個共黨國家(少羅馬尼亞)在東德的德勒斯登舉行緊急會議，波蘭不僅是參加者，並且是幕後促成者之一。五月八日在莫斯科舉行的蘇俄東歐五國首腦會議中，波蘭曾主張對捷克實行武裝干涉。同月九日的「人民論壇報」，指責捷克政治生活中所出現的「反社會主義」趨勢，目的在破壞工人階級黨的領導，剝奪人民的權利及使捷克與社會主義兄弟國家不和，該報主張對此種趨勢，「應以武力鎮壓」。同時，駐波俄軍向捷克邊境移動的消息，即傳佈於世界。十一月，波蘭總理約·西倫凱維茲(Józef Cyrankiewicz)間接警告捷克，應與其他共黨國家一致行動。六月間華沙公約聯軍在捷克境內演習，以及七月間的海軍演習，都有波蘭參加。七月十四、十五日蘇俄東歐五國首腦在華沙舉行會議，波蘭仍是死硬派份子之一。十四日「人民論壇報」社論，提出了下列各點，對捷猛烈抨擊，它說：(一)捷克的「二千宣言」及其給予捷克政界的影響，毫無疑義是社會主義的敵人，企圖將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路線強加給共產黨，麻痺黨的領導，破壞社會主義秩序，使捷克與其他兄弟國家對立；(二)「宣言」開闢了反共產主義道路，號召反革命勢力進行破壞，造成無政府狀態，因此對共產黨、民族陣線及社會主義國家體制形成

重大威脅。那些對此不加抵抗，在新聞、廣播、電視中予以接受，對不負責任的反社會主義宣傳抱有好奇的過激派，委實讓我們擔心；（三）對於那些決心抵抗敵對勢力，保證捷克有良好發展，加強和社會主義兄弟國家的友好與統一的勢力，波蘭隨時準備與之團結；（四）在捷克有要求斷絕與社會主義國家的關係、退出華沙公約組織的呼聲。我們爲了戰勝希特勒的第三帝國，曾付出了重大犧牲，因此對南部邊界的對方所發生的事故不能不表示關心。爲了對抗報復主義者的政策，由社會主義國家建立起來的防禦線，任何部分都不容許削弱。（五）捷克共產黨能抵抗反動勢力和帝國主義的陰謀，定將獲得捷克的工人階級及所有進步的真正民主的勢力之堅決支持。

華沙會議後，與會五國致送了一封共同書簡給捷共中央，但對於捷共聲明中的答覆，波蘭却極不滿意。七月二十五日的「人民論壇報」批判說：（一）捷克對於蘇俄東歐五國共同書簡的答覆，并不曾消除我們對捷克的社會主義道路及社會主義國家共同利益的擔心，相反地倒反而增加了我們的憂慮；（二）對捷克共黨及國家說來，每天都有破壞捷克社會主義對外政策基本原则的傾向之新的事實發生，因此捷克聲明對於共同書簡的答覆，是不能認爲適當的。

在右述波共的言論中，可知波蘭對捷克當前的運動是如何嫉視。但是，蘇俄大軍示威性的大演習，以及俄共政治局委員全體出動與捷共會談，都不足以使捷克新領導屈服，蘇俄乃實行武力干涉，波蘭也是干涉者的附從之一，那顯示出製造共產國家間的不和的，波蘭也是其中之一。

過去，戈慕卡曾以狄托主義者罪嫌入獄，而現今在捷克問題上，他和狄托正走着相反的道路。南斯拉夫的文化人，曾聯名抗議波蘭迫害知識份子。波共報紙說捷克的「反動勢力」，也威脅着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利益。南共中央則說，對捷克的干預，將損害世界社會主義的名譽。如前所述，波蘭正是力主對捷克干預者之一。

七月三十一日，羅馬尼亞通訊社稱，羅馬尼亞已遞交一項照會給波蘭，抗議波蘭報紙、廣播及電視的反羅馬尼亞言論。這些反羅宣傳，主要集中在羅馬尼亞的外交政策方面。照會中說：「這些干涉到別國內政的行動，是社會主義國家絕難容許的，……並且損害到世界社會主義制度的團結」。

在捷克問題上追隨蘇俄立場的還有東德、匈牙利和保加利亞。但匈牙利

人民非常同情捷克的「民主化」運動，據傳卡達爾本人也曾暗中支持捷克。保加利亞是蘇聯的忠實附從，但在此一問題上，它的態度并不十分積極。東德是反捷的急先鋒之一，誰知它也害怕自己過度陷於孤立，因此烏布里希於八月十二日親赴捷克訪問，藉以緩和雙方的緊張空氣，雙方并協議增加彼此的經濟團結。不過他在捷克頗受冷落。

這次波蘭的煩惱，本是由對外政策引起的。它的對外政策在東歐圈內也有些孤立。而今後它來自對外政策的煩惱，也決不會少於往昔。

四 戈慕卡的煩惱

早在三月十二日，波共華沙市委第一書記就公開聲言，要向示威學生的家長追究責任。而示威學生中的主要份子都是所謂「香蕉青年」，那是波共高級幹部和政府高級官員的子弟，當他們年幼時，一般人缺乏食物，而他們却有昂貴的香蕉可吃。沒想到這些特權階級的女子，今天却起而向特權階級示威了！正是爲此，才有很多的高級官吏被免職。我們在此必須一提的是國務委員會主席（總統）奧哈布的辭職。

一九五六年二月，前波蘭獨裁者波共第一書記、總統貝魯特（Pseudo Bieut）於莫斯科聆聽黑魯曉夫反史演說後，因驚恐過甚，於三月十二日身卒。因此，前述戈慕卡被釋，重新入黨及再度當選第一書記，都是由當時貝魯特死後的第一書記奧哈布協助而成功的。戈慕卡上台後，奧哈布即改任國務委員會副主席以至主席，二人合作無間。奧患眼疾，屢請辭職不准。這次在學潮當中，他於四月辭去國務委員會主席，六月又辭去「人民統一陣線」主席職務，表面上仍以眼疾爲由，實際上是因爲他的愛女是學生示威運動的主要負責人之一。如果再進一步深入探究，那裏面恐怕還有對處理學生運動意見不同，或且還有派系鬥爭因素在內。因此，奧哈布辭職後，就由戈慕卡的死黨前國防部長馬·斯彼哈爾斯基（Marian Spychalski）繼任其職務。

在學生示威運動中，波共內部確有激烈的派系鬥爭。華沙大學的一位教授就曾慨乎言之。他說：「學生們要求自由是應該的。可是，他們的呼聲不被理睬，却把『反社會主義』、國際『錫安主義（Zionism猶太民族主義）』的罪名加在他們頭上。他們是被黨的上層權力鬥爭所利用了！」

波共內部究竟有那些派系呢？主要的有戈慕卡派，總理西倫凱維茲派，

前內長莫克薩 (Mieczysław Moczar) 派，和西里西亞第一書記基勒克 (Eduardo Gierak) 派等等。

奧哈布辭職後，傳說西倫凱維茲和外交長臘帕茨基 (Adam Rapacki) 也將相繼去職。因此，值得注意的還是後面的兩派。前內長莫克薩是有名的游擊派，是第二次大戰時在國內從事游擊而不會去過俄國的土共。他代表着黨內的民族主義勢力，從事反猶、反蘇、反知識份子、反自由主義的鬥爭。基勒克派同樣反猶，對於莫克薩派的反蘇傾向，却採取批判的態度，但他在波蘭人民中人望頗佳，他本人也是波共政治局委員，其勢力不可輕侮。

戈慕卡一向在土共派與莫斯科派的平衡之間維持其權力，但這次學生示威運動已打破了此項平衡。莫克薩以內政部長地位，對學生示威運動採取高壓政策，並帶有強烈的反猶色彩，事實上那也是打擊莫斯科派，因為莫斯科派中猶太人很多；那也是打擊戈慕卡，因為戈慕卡的妻子就是猶太人。早在四月九日，捷克「紅色權利報」(Rude Právo) 就曾指出說，波蘭「把學生騷動指為猶太主義，是為了鎮壓國內某種政治勢力的藉口」。然而，這種藉口使得戈慕卡頗傷腦筋，他在三月十九日的演說中，一面指責猶太人，一面指責反猶太主義，就可反映出他內心的煩惱。更有有趣的是，四月廿八日晚，一位逃亡阿爾巴尼亞的「波蘭共產黨」領袖米查爾(註一)，以波語在地拉那電台廣播，稱戈慕卡為「猶太民族主義運動之代理人」。

七月八日，波共召開十二中全會。九日的波蘭報紙揭載了政治局委員的照片，其中不見奧哈布和臘帕茨基二人。臘帕茨基過去三月來稱病不出，他也不曾出席全會，傳說他曾反對整肅他部下的猶太人，或將於不久提出辭職。這次全會中，接受奧哈布辭去政治局委員職務，政治局候補委員前駐蘇大使雅希蘇克 (Bolesław Jaszczuk) 升為委員，中委書記維恰 (Władysław Wicha) 准予退休。而莫克薩則當選政治局候補委員及中委書記，他的地位是迅速提高了。十五日莫克薩被免去內政部長職，由斯維德拉 (Kazimierz Switala) 繼任。財政部長由阿爾布賴赫特 (Jerzy Albrecht) 換成馬耶夫斯基 (Jerzy Kostrzewski) 取代。這次人事更迭的內幕雖不得而詳，但阿爾布賴赫特在全會中曾經指責說：「把猶太民族主義當做波共當前的最大危機，這種錯誤見解的提出，黨的某種組織應該負責。又波共候補中委、四月間被免去原子能利用政府代表職務的比爾里格 (Wilhelm Billig)，也對以

猶太人為中心的整肅措施，猛烈抨擊。他說波蘭核子科學家的一部，就只因他是猶太人而被免去黨及政府職務，那只是根據反猶太主義的錯誤見解而進行的整肅運動。看來，波共內部的派系傾軋，決不會輕易終止。

戈慕卡本人并非一個甘願死心塌地追隨蘇俄的份子，過去他曾因高唱「波蘭的社會主義之路」觸怒了史達林，一九四八年從第一書記地位被逐下台，一九五一年又被投入監獄。一九五六年他以「民族主義」和「自由」色彩，在黨內進步勢力和知識份子的擁護下再度登台，在東歐除了南斯拉夫，波蘭也算得「自主化」和「民主化」的先進。然而，在波蘭三、二〇〇萬人口中，百分之九十是天主教徒，他們不容易衷心接受共產主義，而波蘭知識份子對自由的強烈要求，也頗不易滿足。和其他共產國家一樣，波蘭也在為經濟困難所惱。去年年底肉價一躍而增加百分之三十，電車票一年提高三倍，房租也不斷上漲，而工資却不容易增加，升斗小民叫苦連天。在農業方面，百分之八十五仍為私營，國營農業(國營農場)不過百分之十四強，而集體農業(集體農場)更少之又少。正如列寧所說，分散的小農經濟不能夠支持龐大的工業建設，但保守的波蘭農民却不願有大的改革。而且波蘭的工業建設，還保留着強烈的史達林主義色彩，那就是重工業優先，和強有力的中央集權統制。但「波蘭進口的工業原料靠蘇聯供應的，有的竟佔需要量的百分之八十，而出口的重要物資如船舶、車廂，絕大部分靠蘇聯購買。」(註二)這樣，在經濟問題上，波蘭也無法擺脫蘇俄的控制。越是經濟困難，戈慕卡越需要對內收緊自由尺度，對外追隨蘇俄。他已背叛了他的國內支持者，在東歐「自主化」與「民主化」途程上開倒車。黨內的權力鬥爭，正方興未艾。知識份子、學生青年暫被壓制的自由要求，終將有再度爆發的一日。目前波蘭人正計算着戈慕卡何日垮台，有人預測他在今年年底就會遇到難關。可是，即使戈慕卡下台，他的繼任者如何脫離蘇俄的控制，改善國內的經濟，滿足知識份子的自由要求，都將會遇到和戈慕卡相同的煩惱。

總之，波蘭如不能擺脫共產主義、擺脫蘇俄的控制，他們的煩惱就將永無已時。

註一：戈慕卡領導之波共，現名「波蘭統一工人黨」。此處自稱「波蘭共產黨」者，乃反「統一工人黨」之親匪組織，一九六六年十一月阿共第五次大會時，該組織曾託比共代表格里巴代為宣讀成立聲明，米查爾本人也於同年逃往阿爾巴尼亞。註二：見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五日「人民日報」文章「互助合作」還是弱肉強食」？